

隐形的 女人

孙频 著

她们可能卑贱、琐碎、世俗、失败、
黯淡生活与被生活，在生活中上下求
索，但她们终究会在生活中有了光泽、
温度、暖意的美。



隐形的 女人

孙频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隐形的女人 / 孙频著. — 北京 :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402-3399-0

I. ①隐… II. ①孙…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
国 — 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86402号

隐形的女人

Yin Xing De Nv Ren

作 者 孙频

责任编辑 常思薇

特约编辑 鱼 木 胡 泊

装帧设计 赵佳丽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53号 邮编 100054 电话010-63555979

印 刷 北京雷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 1194 1/32

印 张 6.8125

插 页 4

字 数 140千字

版次印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402-3399-0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也黑暗也迷人

蒋 韵

其实，对于孙频，我的了解是浮光掠影的，不过直觉告诉我，她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当然，这句话与隐私无关，我所谓“有故事”，是对人群的一种区分方式，也许，是指那些身上留着深刻的生活痕迹的人；也许，是指人与生活的冲突。有些人，生来是和生活冲突的，那几乎是他们的命运。

现实中的孙频，是安静的，沉静的，纤尘不染，与世无争。其实，她不知道，偶尔在暗淡的楼梯口，或是走廊里和她对面相遇时，我心里的那份高兴。我喜欢看见那张干净的青春的脸，那双被丰富的心灵照亮的动人的眼睛，那让我踏实和安心：那象征着一个我所热爱的天地和世界，善良、美。

但是在她的小说中，我却读出了那种强烈的冲突感。无论是《无相》，还是《月煞》，故事后面，力透纸背的总是一个不安宁的、挣扎的、精彩而痛苦的灵魂——这是一个在精神上

永远不会和生活和解的孩子。明白了这一点，你会突然悲从中来，因为，你知道，那痛苦是没有解药的，它根植于一个人对于人性的透彻的了解与深深的失望。

时代教会了她的大多数同龄人永不和自己叫板，因为，生活已经足够艰辛，足够沉重。在这个群体还没有机会成为社会的中坚和主流的时刻，他们已经现实而明智地选择了一个咬紧牙关的姿态：咬紧牙关承受生活赋予他们的一切。也许，这“咬紧牙关”的另一种说法就是——接受强大的命运。这其中深不见底的无助与无奈，黑夜般的无助与无奈，在孙频小说的男女主人公们的身上，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如此痛彻心扉。尽管如此，我却仍然能在这一切之后看到那个不甘心的作者，那个不甘心的孙频。对，孙频也咬紧了牙关向生活做着不屈服的、孤独的和无望的抵抗，就像人类永远的骑士——堂·吉珂德。所以，她在小说中才会流露出如此痛苦，如此纠结，如此绵长和黑暗的气息。那气息无处不在，就像无声泛流的大河，滔滔地淹没了每一行字句。

其实，任何时代，任何时候，都有这样孤独的、悲壮或卑微的抵抗者，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品质，以及它的胸怀，这似乎是一个文学的母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孙频的表达，既是当下的、时代的，同时也具有了超越性。

我从来不认为，对于人性洞察的深浅，必然和年龄有关，和阅历有关。生活告诉我，洞察是一种深刻的才能。作为一个小说家，毋庸置疑，孙频在她安静的、冷静的、不动声色的描

述之中，或鲜明或曲折地把人呈现开来，如同一个导游，曲径通幽地带你直入灵魂的深渊或是人心的坟茔，每每会让你惊叹她眼睛的独特和犀利。也因此，她绝不是一个温情主义者，她从不诗化什么，比如青春，比如爱情，她给我们带来的，常常是被最寻常的平庸所淹没的幻灭：青春未老先衰，爱情千疮百孔，那其实才是最恐怖最荒诞的幻灭，如同无声无息的、漫天的毒雾，让人窒息。她似乎信手拈来，却让生活崩溃。

在这五个故事中，有母亲是妓女的特困大学生，有为了救父亲用毒蛇杀死哥哥的女孩，有为了一点尊严甘愿活成娼妓的女大学生，有为了上学而在月夜追债的祖孙两代人，有为了找到一点点活着的意义把自己逼疯的小镇人。但他们终究会在最黯淡的生活中选择一点尊严，选择一种有光泽、温度、暖意的美。孙频说到底是一个浪漫的人，一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

对，我就是这样固执地相信，孙频是一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她与生活的冲突，她不屈的抵抗，正是缘于她对某些东西的极端珍视和爱，比如善，比如美，比如生死不渝的爱情。这样去理解孙频，也许，是对我自己的一种安慰。我看到了孙频的悲悯，尽管生活满目疮痍，可她对这个世界，仍然抱着无尽的、赤诚相见的勇气和善意。

黑夜中绽放的花朵，也许，比白昼的怒放更奇异迷人。

目 录

无相	1
杀生三种	61
相生	91
隐形的女人	110
月煞	164

无相

一

于国琴从不和任何人提起自己的大学，别人问起她关于大学的事情，她也向来含糊其词，似乎那四年的时间根本就没有存在过。好像她轻而易举地就把它从时间中连根拔起了，一点影子都没留下。

它们对于她来说，是被她抛在了路上的一段时间的尸骸。她亲手把它们埋在了路边。所以，她从不愿去碰它们。

偶尔想起它们的时候，她还得穿过一条黑洞洞的走道，走到一个关起来的匣子前。那些回忆就是关在那匣子里的魂魄。其实是她把它们关起来的，怕它们随便出来现身。

四年前她回北方工作后才发现，在南方上学时的那种阴冷、饥饿，一旦像大雾一样渐渐散去后，却有更嶙峋更坚硬的东西

浮出来了，鱼骨一样卡在她眼睛里、喉咙里。这更嶙峋的东西其实是一个人，一个叫廖秋良的老教授。

那已经是八年前了，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之后，于国琴便和父亲从吕梁山出发，一路上经由拖拉机、汽车、火车、摩的等各种交通工具，千里迢迢来到了苏南的这所大学报到。父女两人都是第一次出远门，都换上了自己最好的一件衣服，像是准备要过年一样。胆怯使他们的身体里忽然获得了一种共同的人格，这使他们脸上的表情看起来惊人的相似，像戴着同一种型号的面具，恐惧、无措还有最下面一缕明灭可见的期待。

父女俩坐了三十多个小时的火车硬座，不洗脸不刷牙不上厕所，因为厕所里都站满了人，身体排泄功能只好自动关闭。为了不上厕所父女俩两天一夜几乎不敢喝一滴水，只能干嚼带在身边的火烧，往下咽的时候噎得直翻白眼，干硬的火烧简直能把食道割开。晚上，于国琴贪睡，整个晚上都是她父亲靠着抽烟解乏，一边抽烟一边吊着眼角看着那卷行李。他固执地觉得会有人趁他们睡着了把行李偷走。于国琴怎么睡都觉得不舒服，一晚上醒来无数次，脚没处搁，只能悬着，肿得都要从布鞋里溢出来了。座位下面像塞麻袋一样塞满了人，她知道一脚踩下去一定会准确无误地踩中一张脸。下面都塞满了，于是还有人像鸟类一样爬上行李架去睡觉了。在这密封的绿皮车厢里，人经过疲劳和饥渴的煎熬已经变成了一种没有尊严的液体，无孔不入，只要有一点缝隙就会势不可当地流进去。

终于，父女俩带着一身臭烘烘的宿夜的气息，蓬头垢面地

到达了南京火车站。因为两天一夜没有喝水，一出火车站，父女俩就像两头牲畜一样四处找水，然而他们发现要喝水只能掏钱买。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雪碧，实在是渴得不能忍受了，她父亲居然舍得掏七块钱买了一大桶雪碧，然后父女俩就站在路边你一口我一口地把一大桶雪碧“咣咣”牛饮完了。

父女俩不敢打出租车，理所应当觉得出租车一定会宰人，觉得摩的还貌似安全一点，于是租了一辆摩的灰头土脸地到了学校，在教学楼前的接待处报了到，又被热情的师兄师姐领到了女生宿舍楼。父亲把她安顿好之后又坐了三十多个小时的火车咣当咣当回吕梁山了。那天她把父亲送走之后出了火车站已经是黄昏了，一轮血色的夕阳硕大宁静地在城市的高楼间慢慢沉下去，沉下去，她隐隐约约听到了火车的汽笛声，是父亲坐的那趟火车开走了吧。她不动，站在陌生的人群里久久地看着那轮巨大的夕阳，静静等着那列火车的汽笛声一点一点走远，一点一点消失。

来学校报到她全身只带了四百块钱，于是像土改中被划分成分一样，她被顺理成章地划成了历史系的特困生。学费可以通过申请助学贷款解决，但她还有生活费的问题，最后也是系里帮她解决了。历史系一名已经退休的老教授愿意资助她，他会在每个月的月初往她饭卡里打三百块钱的生活费。这名老教授叫廖秋良，是历史系原来的系主任，著作等身，是中国古代史研究方面的专家。据说他妻子已经病逝多年，有个女儿远在美国，他一个人生活多年，每届系里的新生来了他都要资助两

个特困生。

于国琴在领到饭卡的那个中午，特意早早跑进食堂，心情颇为忐忑地刷了一下饭卡，她要验证一下钱给她打进来了没有。果然，卡里面已经有了新生的三百块钱。一个月的伙食突然固化成一张薄薄的卡牢牢地被她捏在手里了，她顿时觉得自己全身上下陡增了重力，像身体里突然被铸了个铅芯子一样，简直要被夯实在大地上了。一种巨大的踏实感不顾一切地席卷进了她的身体里，一浪高过一浪地冲刷着她，她简直有些喜极而泣了，恨不得立刻告诉吕梁山上的父母，大学这四年里她都算有饭吃了。

她又连忙像剖竹子一样把这三百块钱细细剖开，一个月三十天，每天可以用卡里的十块钱，但是饭卡也可以在校园里的超市里买东西，如果再买买洗发水、洗衣粉之类的东西，那一天吃饭都摊不上十块钱。如果这个月还想买一件衣服，那就得少吃饭了，也许一天只能吃个一两块钱，可是为了添一件衣服这也值得吧，不管用在里面还是用在外面，总归都是用在自己身上了。她暗暗盘算着，已经让自己提前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然后，她像参观展览馆一样把食堂的所有窗口都暗暗观察了一遍，比较了一番，最后才折回去点了一盘看中的菜。这盘菜看上去不会太贵，但还算体面，里面还有些磷光闪现的肉沫证明这是盘荤菜。一刷卡，四块钱，她吓了一跳，一天最多才能吃十块钱，怎么能一盘菜就吃了四块钱呢？她看着卡上显示的那个蓝色数字已经变成 296 了，就像满月忽然被天狗咬了一口，这张薄薄的卡连着她的十指，又直指她的心脏，卡上每

少一块钱，就是在她心上扎一针。她心里的余痛乱颤，索性就给自己又添了米饭再添了盆汤，大约是要以毒攻毒，多花点钱才能镇住刚才那点痛。大约是觉得手里的饭菜还能见得了人，无须躲避，她便和其他学生坐在一起，开始体面地享受这顿午饭。她吃得很慢，好像在和一个即将远行的人依依惜别一般，总是不忍把手松开。周围的学生坐在这里真的不过就是吃顿再普通不过的饭，可对她说来，这样的开头其实也就是结尾了。荤菜这么贵，日后为了省出些钱来她恐怕只能打那些最便宜的菜了，从长远来讲，一份凉菜五毛钱还是比较适合她的。

她边吃边像做贼一样窥视着周围的学生，周围的学生都很正常，没有一个人朝她这边看，这说明她看起来也很正常，没有缺胳膊少腿没有任何残疾症状，她身上的廉价衣服没有引起他们注意，她吃的饭菜也没有引起他们注意，起码她现在可以完全混迹于他们中间了，以至于都可以消失在他们中间了。她不由得一阵欣喜，这种人群中的隐匿忽然让她感到了一种陌生而崭新的强大。

她是多么渴望这种隐身的感觉啊，从来到这个城市的那一瞬间里，她就开始本能地渴望自己能随时随地地从人群中隐身。别人随便看她一眼都具有原子弹的威力，就是那一眼早就过去了，它的核辐射还是会余音袅袅地笼罩着她恐吓着她。只要别人轻轻扫她一眼，她就不能不从头到脚再次心惊胆战地把自己审视一番，又有哪里出错了么？是她的松紧布鞋，还是她的衣服，还是她的整个人就是错的？那一眼两眼的目光直直地就把

她身上的衣服消化掉了，被他们看上几眼之后，她就觉得自己已经是赤身裸体地站在人群中了，全身上下一览无余。她像一尊裸体的雕塑一样站在那里被人瞻仰着。她在人群里走一圈下来简直就像是被活活凌迟了一场。所以，每次从人群中摆脱出来就剩下她一个人的时候，她都会有精疲力竭的感觉，真像是已经死过一次了。

现在，借着这顿午饭的烟幕，她居然真的从人群中成功隐身了。但是她明白，如果以后她像做贼一样来食堂偷偷打那些最便宜的凉菜，甚至都不吃菜，就偷偷买一个凉馒头塞进书包里，那么她立刻就会像一个见了阳光的鬼魅，不想现形都不行。不仅学生们会盯着她看，就连那些打饭的师傅们都会毫不留情地记住她。在她还没有走进窗口前，他们就已经残酷地用塑料袋装好了一个凉馒头等着她，然后不等她开口就递给她，喏，你的馒头。因为他们已经看死了她只敢吃一个凉馒头。他们看学生看多了，这已经成了他们的乐趣。在校园里，像她这种生物，唯一的饲料就应该是最便宜的馒头，就像兔子就应该只吃草，吃了肉那就不是兔子了。

一眼望过去，大学四年她都只能这样过了，她插翅难逃。

于国琴的肉身坐在吃饭的学生中间，魂魄却晃晃荡荡地把大学四年提前遨游了一遍，她在空中怜悯地看着自己的肉身，心知这具肉身是怎么也逃不出去的了。到最后吃饭的学生都陆续走光了，她还恋恋不舍地坐在那里，在心里与这顿短暂奢侈的午饭告别。

此后的一个月都无出左右，果然是按着她的预想进行的。她每天中午在食堂快关门时才溜进食堂，完全是做贼的样子，在凉菜窗口飞快地打一份凉菜的菜根，因为是剩下的菜根，卖不掉的也就喂猪了，打饭的师傅会慷慨地多给她一些。然后再窜到另一个窗口迅速地打一个馒头，接着便躲在食堂一个角落里狼吞虎咽地把饭吃下去。这时候她最怕碰到的就是同学，要是这同学还过来问她一句，于国琴你今天吃的什么？那她简直恨不得立刻就遁身钻进地底下去。一看到食堂里还有学生的影子晃动，她便在心里绝望地狂喊着，不要过来，不要过来啊。

因为总是最后一个去食堂，再加上早晚饭也通常就是一个馒头了事，打馒头的师傅们果然很快就把她认下了，她惊恐地发现，在她刚走到窗口，就有一个凉馒头从里面伸了出来，喏，你的馒头。她简直不寒而栗，就像曾经的一个梦魇突然之间从黑暗中清晰无比地走出来了，连每一根汗毛都纤毫毕现。她一时竟有些恍惚，这到底是梦还是真的？

然而，她毕竟成功地把从牙缝里省出来的钱买了些其他东西，洗发水、擦脸油、卫生纸，还有两件便宜的衣服。衣服掉色，穿在身上才一天就把身上的皮肤染绿了，晚上她偷偷看了看身体上被染过的肤色，好骇人的绿，蜥蜴似的。无论形式怎么变化，能量终究守恒，怎么花都只有这三百块钱。她像个掘土工一样把这个坑里挖出的土填补另一个坑，不知不觉中身后又多出了一个坑，她全然不知道自己每天吃馒头已经吃得面带菜色。就是这样，那张卡仍然在迅速变瘦，她每天心惊肉跳地

看着那个蓝色的数字在不断变小变薄，她拦都拦不住它。

然而她还有更深的忧虑，她生怕哪天这三百块钱突然就断掉了。就像掐断电源一样，那边只要有人轻轻一掐，她这边就彻底不见天光了。那个资助她的老教授她至今没见过，终究是个陌生人，她只是寄生在这个陌生人身上的一株蘑菇，过一天是一天，但人家随时可能把她掰掉。其实她并不想见到这个资助她的老教授，甚至害怕见到他，所以她努力避免去打听关于他的任何情况。甚至每次把饭卡捏在手里时，她都会觉得烫手，却从不敢细细端详这张卡，像怕照镜子似的，她生怕从里面更清晰地看到自己。被人资助毕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总之知道他是个好心人就行了。

好在到了下个月月初的时候，卡里又如期多出了崭新的三百块钱，就像月牙儿一夜之间又长成了满月。她长长舒了一口气，又一个月的饭有着落了。可是与此同时，她觉得一个看不见脸的神秘的人正站在暗处看着她的一举一动，在她花卡里的每一分钱的时候也能感觉到这个人正看着她。他像个魂魄一样无孔不入地跟着她。就是因为这每个月的三百块钱，她逐渐感觉到她和这个看不见脸的人之间正有一种奇怪的血肉联系在慢慢建立，就像是她每花掉一分钱，就有一块砖头在他们周围筑起来，一块砖一块砖地垒起来，渐渐把他们夯实在了中间。然而她又根本无从找到他，只有在她花钱的时候才会突然觉得，那个人正站在她的骨骼里，血液里，他好像其实一直就住在她的身体里，她根本不可能摆脱他。

这感觉让她觉得恐惧而羞耻，在花每一分钱的时候她都觉得自己是在被监视着，在本质上这终究与乞讨无异。这个时候她就会不停地和自己说，忍一下，忍一下，四年算什么，等毕业以后，毕业以后挣到工资了就好了。到那个时候她才能从这个隐形人身边真正逃走吧。

她只恨大学过得太慢，仿佛存心要扣押着她让她慢慢受辱一样，她恨不得把四年折叠成四天过完才好。好在她因为没有别的寄托和可炫耀的资本，只能把精力和时间都用在學習上了。同学们周末聚会的时候，她就找个借口躲到图书馆去看书，其实是为了逃避凑份子钱，从不去逛街自然也是为了避免花钱。别的女生买了什么新衣服在宿舍里炫耀的时候，她从不凑过去看一眼，等女生们都围上去评头论足的时候，她就一个人坐在床上捧着一本书一个字一个字地看，每一个字都要面目生疏地看上半年，认真得像个刚能识字的小学生。不过，她脸上倒是风平浪静，几乎没有内容，也看不出什么痛苦的神情。她是真的不痛苦，因为人再嫉妒再挣扎也就能嫉妒挣扎那么一小会儿，人心是块肉，又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矿井。她悟性很好，知道改变不了现状便提前让自己的心进入了休眠状态，就像一只冬眠的动物，耐心地等待着漫长的冬天过完。既然是冬眠，最怕的就是有强光照进来，一切光对她来说都是提醒，都是提醒她提前出洞穴。外面还是冰天雪地啊。根本就是阴谋。

可是，居然还是有人存心要用明晃晃的手电筒往她脸上照，要把她从赖以生存的洞穴里赶出来。多么残忍。

二

开学一个多月的时候，系里让贫困生们报名参加勤工俭学，也就是打扫一下教室整理一下图书馆什么的，一个月能补助百十来块钱。为了这百十来块钱，于国琴也报了名。这天辅导员和她说，系里有两个退休的老教授没人照顾，其中一个就是资助她生活费的廖秋良教授。系里打算安排两个学生去老教授家里帮忙做做家务打扫一下卫生，一个星期去一次，系里就安排她去廖秋良教授家里，廖教授也同意了。末了，辅导员说，这也算是对老教授资助你们贫困生的一种回报吧。她惊恐地听完了这个消息，她的第一反应是，还是要和这个隐身人见面了，这么快？快得简直让她措手不及。但她知道她不能拒绝，事实上她连犹豫的时间都没有。她像服毒一样，狠狠心便答应了。是啊，拿人手短，终究是要还的。不过，有个回报也好，省得整天花着别人的钱心虚。

那个周五的下午，按照约好的时间，下课之后于国琴便从教学楼出来，走了段长长的林荫路，路上人很少，路两旁都是高大的悬铃木，树影斑驳地落在路上，像落了一地硬币。树影又筛落在她身上，把她截成一段一段，明明灭灭的。她一边走一边伸出一只手，想接住一片正飘下来的落叶。然而在触到那落叶的一瞬间，她心里猛地惊了一下，秋天已经到了。此时的吕梁山漫山遍野都是金色的，酸枣和沙棘落了一地，鸟儿们飞